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著

常正文 王兴中 等译



商務印書館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著;
常正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年纪念版·分科本·历史、地理类)

ISBN 978 - 7 - 100 - 13363 - 0

I. ①德… II. ①沃… ②常… III. ①聚落地理—研究—德国 ②城市地理—研究—德国 IV. ①K9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322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分科本)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

[德]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著
常正文 王兴中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363 - 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插页 5

定价:59.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主编译(校、审与统稿):常正文 王兴中

译者(按文内顺序):

常正文:德文注释

王兴中:前言、导言

李贵才: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

吕康寿:第一部分第三章、第四章

楚新正: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章

林成策:第三部分第一章

罗 伟:第三部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贺治波、高懿堂:第四部分

冀一志、晁保通:附录 1、2,文献目录

绘图:张 军



译者前言

为了将这部奠基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经典著作准确地译成中文,我们以“严格忠实原著”为宗旨,选取世界流行的英译版本(1966 by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和德文版本(1968,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为蓝本。采取了“用英文版本做翻译本,以德文版本做校对本,互补理解词义内涵,忠于克氏原著”的原则。在翻译过程中,对具体问题采取以下处理方法:

1. 由于英译本与德文本在表达某些词义时有很大的差异,如英译本往往将德文本一些长句变为多个短句,再如英译本的一些表达方法采取意译(不是直译)。定稿时采取“以德文版为准”的方法(至于英译本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均据德文本进行了更正),必要时在其词后附上英文或德文。英译本中个别与德文本出入甚大之处,以注的形式予以说明,以利比较和理解。

2. 英译本已将原著中第三部分中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删去,附录中的第2~6也删去,这里我们以德文版为准补译添上。

3. 英译版本在有些词的表达上采用在该词后用括号解释该德文的做法,或者英译者还加了一些句子,以对德文演绎。我们采取以德文为准确定文句,必要时予以保留,大部分删去。

4. 英译本对一些词用斜体印刷或用引号。译成中文时,采用该词第一次在文内出现,在词后附上英文或在其下加重点号的方法。

5. 个别词由于与原文构词结构和原词语音有关,确定中文后也在其后附原德文或法文。

6. 英译本不但有原德文的注释,英译者还附了一些“注”。这些注释和注都有益于阅读与理解内容。我们全部收入,采取中文成书格式附在每页下,凡属英译本的注释在其后予以注明。有必要时,我们也加了“译注”。

7. 文内出现的人名,翻译时采用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和国内学术界的习惯称呼为准。凡第一次在文内出现在其后附上原文。由于原著者对一些人在文内仅称呼其名不称姓,而书中同名异姓人也时而出现,确定中文时采取严格忠实原文的处理方法,但在该人的有关注释中都附原文姓名的译法。

8. 文内地名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为准。个别地名在上述出版物中未见,则采取据语音自拟,其后附原文。

9. 中文本书名改为《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以免误解。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翻译时难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恳望读者指正。

译 者

1990年12月26日



代序：克里斯塔勒与中心地理论^①

当代美国地理学家、运输和城市地理专家埃尔曼(E. L. Elman)在1945年4月22日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信中写道：“在战前，我曾有幸拜读过您的大作，并把您的学说应用于美国情况。……拙文‘城市区位论’(*A Theory of Location for Cities*)应归功于您之处显然颇多。”

正是通过厄尔曼的这篇文章(1941年)，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首次被介绍到美国地理学界。但是，由于该文发表在一家社会学杂志而不是地理学刊物，且由于作者当时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地理学家，知道这篇文章的美国地理学家为数甚少。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心地理论才由加里森(W. L. Garrison)及其同事重新引进美国并进一步得到发展。

现在，克里斯塔勒已被公认为城市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理论不仅受到地理学专家的重视和研究，而且进入了地理学词典和大学教程。可是，他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未谋求到一个正式的教学或研究职位，他的首次阐明中心地理论的博士论文“德

^① 原载《人文地理》第四卷，第四期，1989年12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西安外国语学院人文地理研究所合刊。原文索引删去。

国南部的中心地”不仅当时遭到冷遇，甚至迟至 1947 年特罗尔 (Carl Troll) 在评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地理学研究状况时也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就科学哲学角度分析，克里斯塔勒力图以普遍理论模型解释中心地模式及其等级体系的尝试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范式的框架内自然是不可接受的。至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拟在后文适当地方予以说明。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于 1893 年 4 月 21 日出生于德国贝尔内克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祖父约翰·戈特利布 (Johann Gottlieb) 在黄金海岸传教时开创了对西非语言的科学的研究。他的父亲埃德曼 (Erdman) 虽身为牧师，却撰文抨击教权，因此而被迫提前从牧师会退休。他的母亲海伦 (Helene) 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所著关于妇女题材的小说当时流传甚广。海伦的上几代都对地理学怀有兴趣，例如，克里斯塔勒的外曾祖父亲手绘制过一幅教学地图，而且与大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有鱼雁之谊。如果说克里斯塔勒从父系继承了一种独立思考精神，那么他后来献身于地理学，其根源或许可追溯到他的母系一方。

克里斯塔勒入大学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先后在海德尔堡和慕尼黑只念了三个学期的哲学和经济学便应征入伍，当过士兵和军官。战后，他返回故里。这时，他在思想上倾向于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却因此无法过安定的生活。已不再是年轻人的克里斯塔勒在以后的十年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和旅行，其间又上过一学期大学，还当过矿工、建筑工人和新闻记者。1921 年至 1924 年，他在柏林宅地分配局供职，与吕班 (J. Lubahn) 合写过一本题为《实用宅地工作》的小册子，在书中提出了“土地改革”思

想。1928年参加了德意志帝国数字登记工作。这是他在35岁以前所从事的唯一一项与地理学有关的工作。他的沉睡良久、几近泯灭的理论和数学才智在此项工作中终得锋芒初露。他个人的厄运竟成为地理学事业的幸事，足见“人才流动”（即令是“被迫流动”）确乎有益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1928年至1938年是克里斯塔勒潜心学术研究的十年：他第三次跨进大学之门，在埃尔兰根大学进修，先后通过硕士学位考试（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1932年），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1938年）。他提交给埃尔兰根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论文是一项高水平的研究工作，这篇后来闻名于世的论文的标题全称为“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关于具有城市职能的聚落的分布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地理学考察”。克里斯塔勒曾师从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韦伯（Alfred Weber）学习经济学。他于1968年回忆说，他的这篇论文是受经济学理论的启发而完成的。由此可见，克里斯塔勒本人显然把他的博士论文主要视为一篇经济学论文，但是经济学家们对之毫无反应。于是，他转而求助于对德国南部做过出色的区域研究的地理学家格拉德曼（Robert Gradmann）。格拉德曼不仅认为这篇论文极有价值，而且同意担任克里斯塔勒的导师。博士论文终于通过了，但工作和生计仍无着落。克里斯塔勒想在大学教书，这还需要取得大学教师资格。为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他从1933年就开始准备，但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断时续，直到1938年才在地理学家梅茨（Friedrich Metz）的推荐下取得这一资格。

梅茨对克里斯塔勒颇为器重，称他是一位“具有卓越洞察力的思想家和研究家”。他为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而撰写的论文“德意志



帝国的乡村聚落的模式及其与地方政府组织的关系”在他正式取得大学教师资格前一年就已由一家著名的德国出版公司出版，但几乎没有引起地理学界的注意。

类似这样的挫折，克里斯塔勒在一生中遭受过不止一次。除前文提到的那个原因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克里斯塔勒年已 45 岁，而他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换句话说，他虽通过了在大学授课资格，但实际上却是“不称职的”。年龄和专业出身（他原不是地理“科班”出身）显然构成了一大障碍。其二是克里斯塔勒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这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也使他在学术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评判一位学者的科学水平和教学能力以其政治态度为准绳，这样的例子既不是空前也不是绝后的。

必须指出，克里斯塔勒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但绝非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更有甚者，他不但没有参加反法西斯革命行列，而是一步步屈从于法西斯强权政治。他仅满足于安定的生活和发表文章的机会。由于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应用，竟然无视其学术思想在政治上被滥用。这一点可以从他在 1941 年发表的关于“东部（占领区）的中心地及其市场和文化领域”的报告和“空间理论和空间组织”一文中特别清楚地看出。一位学者渴望自己创立的理论得到应用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为此便卖身投靠反动的法西斯政权，甚至加入纳粹党，则是极其错误、极其可悲的。当然，这里我们无意以其政治错误去抹杀他的杰出科学成就。

克里斯塔勒在以后的岁月中，为了糊口写过各种各样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大都是惨淡经营、细致入微之作，但毕竟不能与他的



才思横溢的博士论文同日而语。然而，其中仍不乏使地理学家感兴趣的文章。他发表的不少见解曾引起热烈讨论，尤其是对旅游业所作的文笔简练、说理透彻的分析更为地理学家们所关注。

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动荡渐趋平息，克里斯塔勒的学说开始受到国际地理学界的重视和重新评价，并被授予应得的学术荣誉，在生活上也得到了各方面的照顾。1960年代，克里斯塔勒得到联邦德国总统紧急拨款等多种形式资助。1964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授予克里斯塔勒以杰出成就奖。1967年，克里斯塔勒在斯德哥尔摩获得了安德斯·雷齐于斯(Anders Retzius)金质奖章。1968年，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向克里斯塔勒颁发了维多利亚奖章。同年，瑞典的隆德大学和联邦德国的鲁尔大学先后授予克里斯塔勒以荣誉博士学位。1969年3月9日，沃尔特·克里斯塔勒，经历了漫长的人生坎坷之途，因患癌症而与世长辞，终年76岁。

克里斯塔勒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聚落结构的综合性理论以及根据这一理论而建立的包括自然地理基础、社会生产与需求，加之现在被称之为“第三产业”的社会服务三者在内的符合逻辑的组织系统，是对于现代地理学的卓越理论贡献。克里斯塔勒的杰出的地理学思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克里斯塔勒最先把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纳入人类经济地理活动的统一组织系统之中。正如黑耶尔斯特兰德在1967年所评论的，克里斯塔勒在1933年发表的写于1932年的论文“第一次在一直隔绝的两种概念世界之间开了一个窗口”。换言之，克里斯塔勒的理论向我们指明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品的销

售、资金的周转除了受到产品质量、成本等物质生产的因素直接影响外，还受到了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的制约。原先人们以为是神秘莫测、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某些“诀窍”，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面前清楚地显露出了它们的本质——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统一组织系统中的一个方面，它与生产一方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也就是说，克里斯塔勒的理论促成了先前只为少数精明的经营者所独占的“经验”转变为管理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理论财富。

其次，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明确地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 球 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分布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虽则人们早已从哲学上认识到事物不均衡是绝对的，但是在经济活动领域内追求均衡的倾向似乎很顽固地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克里斯塔勒则主张，有效地安排经济活动的途径并不是消灭这种地域差异，而是应当正视差异的存在并造成合理的差异，以促进总体上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关于人类社会聚落结构的综合性理论中，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具有六边形结构单元，所谓中心地即位于六边形的中央。从经济效益而言，这是一种最佳结构，计及交通运输业在经济上的作用尤其如此。今天，这些道理似乎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在经济行政管理中仍然得不到普遍应用。原因是，许多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行政边界在不同程度上妨碍这种经济地理单元——尽管它最合理——的形成。克里斯塔勒的理论在促使人们注意并着手解决这个矛盾方面的确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六边形结构的设想时赋予交通因素以重要意义。由于自然地理基础的差异所造成的交通运输效应的差异必然要造成每个六边形的平

面形状发生畸变，从而使中心地的实际位置或多或少地偏离其几何中心。由此可见，六边形结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教学模式，为求得其真实中心需要全面考虑所有可能引起畸变的因素。而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中心地的外围区所组成的六边形实际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为了确定每个经济地理的最佳形态，必须注意单元内部的需要及其对外联结，以及与更高一级中心地的关系等方面。

最后，克里斯塔勒在其理论构想中将经济地理单元区分为不同层次，这为认识繁复的经济地理结构提供了可能。克里斯塔勒明确指出，每个经济地理单元的中心地均承担着向外围区域提供商品和各种服务的职能。中心地有大小之分。较小的中心地供应的商品和提供的非生产性服务，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较少，其外围区的范围也相应地较小；而较大的中心地，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种类则较多，其外围区也较大。总之，中心地的等级越高，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种类就越多。

正如克里斯塔勒本人所认为的，他的中心地学说是对杜能(Von Thünen)的农业用地模式和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模式的补充。克里斯塔勒的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心货物”这一新概念，二是扩大了商品的旧概念。他指出，“物质向一个核心凝聚是事物的一种基本情状”。中心货物的提出，使经济地理和商业地理研究面临一个全新的重要客体。面对货物概念的推广是指把现在常称之为第三产业的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的服务纳入到商品的行列。这样，克里斯塔勒便把先前游离于杜能和韦伯的区位论之外的这个非生产性的经济地理要素“捕捉”住，为人类经济活

动空间结构理论添加了最后一块砖。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早在 1940 年就已引起德国经济学家勒施 (A. Lösch) 的关注，后者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进一步证明了经济地理单元六边形结构。当然，正如布拉什于 1953 年所指出的，克里斯塔勒的工作只是提供了把观察到的世界各地的差异进行对比的一种规范，而且“实验”也“证明，实际的空间类型同理论上所预期的不符”。前文也曾提到克里斯塔勒的六边形结构是一种理想化数学模式。鉴于理想化是研究自然界规律的重要方法之一，笔者则认为克里斯塔勒理论的局限性不仅并非其致命弱点，而且正是由于他把理想化模式引进地理学领域而开创了数量地理学这一重要学科。即令确实存在这样的局限性，克里斯塔勒的学说依然推动了对人类聚落类型和分级的研究进程，启迪后来的学者去研究许多特定的区域并建立一些新的更完备的理论。仅此而言，克里斯塔勒对现代地理学的贡献是确定无疑的。

在简单评介克里斯塔勒的一生和地理学成就之后，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学说的命运。克里斯塔勒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 1932 年完成的。当时纳粹正在德国兴起，他的理论面临的不仅是一个黑暗的德国，而且是一个动荡的世界。而他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为国家社会党的政治区划服务，这势必妨碍了他的理论在富有民主精神的学者中（特别是在欧洲）的传播。战争所造成的国家之间、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使人们不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与之政治立场不同、属于不同阶级或哲学派别的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事实的确如此。最先注意和应用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的国家是瑞典、美国、加拿大等国，而这

些国家是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对立情绪相对缓和的那些国家。如前文所述，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国人民取得更多谅解，以政治观点决断一切是非的做法逐渐代之以清醒的科学分析，克里斯塔勒的学说也得到了重新评价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著作被译成英文，终于引起各国地理学家的注意。我国在 1964 年首次译介克里斯塔勒的学说，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受到重视。直到 1980 年才重新有这方面的文章出现。

这个过程清楚地表明，政治的藩篱阻碍着科学理论的传播，而人们要跨越这个障碍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克里斯塔勒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日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这既令人庆幸，也使人感到悲凉。这一严峻的事实对于全人类应是一个教训，它要求人们以更大的努力和自觉去正视人类创造与享有的所有知识财富。

张大卫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